

母語是一個人出生後，對外溝通所必備的工具；母語是一點一滴所累積出來的，因為所有的需求都要透過語言來陳述。同樣地，在生活中，什麼語言能滿足需求，就會優先選擇使用！如果沒有接觸或需要，當然就不會產生想說的理由。

母語 親子之間的微妙連繫

我的老大和老二開始上學後，因為當時我認為不說華語，將來功課會跟不上，所以家中第一語言是華語。而我家老么，從出生開始，我和他幾乎是刻意以Holo語在對話。但是在他開始上幼稚園小班不到2個月後，他開始不再用Holo語和我對話，儘管他的華語說得很生硬，他仍選擇講華語，因為每天在學校度過8小時的共同語言是華語。從此以後，不管我如何加以利誘，他也無動於衷。

出社會後，他開始對Holo語產生興趣。由於小時候，我沒有停止用Holo語和他說話，所以，這對他學講Holo語發揮很大的功用。如果將此比喻成說族語，家長一定不能放棄以族語溝通，因為，這是你和孩子之間，一個非比尋常的微妙連繫！

講族語受歧視 族語漸失

我問大阿姨，為什麼沒有教孩子你所熟悉的語言（噶哈巫語）？她說：「會說有什麼用？只會讓人家取笑，笑我們是番。」在當時，講族語是社會階層低下的表徵，誰會要說呢？不再使用自己的語言和孩子溝通，很自然地這個語言就逐漸消失了。

部落裡面，除了老人家見面時偶爾會用族語打招呼外，年輕人和長輩只剩一兩句，小孩子更不用說了。除了會用族語講幾句罵

小族的族語家庭化經驗——噶哈巫

族語如果不在家 那傳承就根本談不上！

家庭に民族語がなければ 伝承はもつてのほか

If an Aboriginal Language Disappears in an Aboriginal Family,
Passing Down Is Essentially Mission Impossible!

文・圖——蕭愛蓮（南投縣噶哈巫文協協會總幹事）



如果家長本身不教、不說、不用族語，孩子就沒有機會學習。



噶哈巫早期是部落群居，由於被外人譏笑是番而自我隔離，目前部落中會說族語的還大有人在，致使復振噶哈巫語較其他平埔諸族更具希望。但是該如何喚起族人說族語的習慣？還有多少家長會有共識而身體力行？都是現階段的難題。



如果家中都使用族語，說族語就和吃飯睡覺一樣理所當然，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教。

人、埋怨的話，日常生活幾乎都使用學校老師所教的華語。而且，學校根本禁止說族語，又何況孩子會被笑，索性都不講了！

在家天天說族語 不用特意教也會

噶哈巫族當中有一個家庭，在50幾年前搬離部落，他們以替人收驚為業。我特地去拜訪BaBa，問她如何在一個Holo語圍繞的陌生環境中，將噶哈巫語傳承給孩子？甚至連嫁過來的媳婦也都能夠講一口流利的噶哈巫語？

她說道，因為她覺得使用噶哈巫語，才能充分表達她所要表達的事物和感受，又Holo語是她的第二語言，所以，很自然地選擇用噶哈巫語來和孩子溝通。在家每天都在用，根本不需要特意去教，完全不著痕跡地用在生活中，就和吃飯睡覺一樣理所當然。後來我問她的媳婦，得知她嫁過來時根本一句也聽不懂；可是30多年來，每天聽，不知不覺中也就會說了。

BaBa因為工作的關係，用族語交代事項比較方便，可以擁有別人都聽不懂的好處。久而久之成為習慣，也因此得以保存下來。

族語沒在家 就沒本錢延續

歸納起來，「族語在家」是延續族語最大的關鍵；族語沒在家，就沒有延續的本錢！如何讓族語在家，這是家長的責任；因為爸媽本身不教、不說、不用，孩子根本沒有機會學習，不能怪孩子學不會。

噶哈巫早期是部落群居，由於被外人譏笑是番，而不自覺地自我隔離，導致保存族語的機會比起其他平埔諸族多。也因如此，平埔諸族中只有噶哈巫的語言最有希望復興，何其幸運！

到目前為止，部落中會說族語的還大有



目前族語傳承遭遇的最大困難，是如何喚起族人說族語的習慣？還有多少家長會有共識而身體力行？

人在。但是現今最大的困難在於，要如何喚起族人說族語的習慣？還有多少家長會有共識而身體力行？這是現階段需要克服的最大難題。

就像我從不知媽媽會說噶哈巫語，連她也說不知道自己懂得多少？真的是讓人唏噓！媽媽強調說她會的不多，她之所以能講，是常常從她媽媽和姨媽之間的談話中聽來的。因為無人和她以族語交談，久而久之，也不知道到底記得的有多少？

族語使用 不應受到時代壓力而放棄

聽說一百多年前，埔里鎮內的平地人因為語言的關係，都無法和我們四庄噶哈巫族溝通，而噶哈巫在基督教、學校及社會三方壓力之下，選擇學習新的社會價值觀所認同的新語言，而捨棄自己的語言！當初誰又料想得到，民族的命脈——語言，在短短的數十年間，幾乎就要消失。

台灣各族族語的延續，往往都是視其必要性、經常性來決定。台灣平埔諸族約14族，語言都不相同！目前真正還有保留的，大約只剩噶哈巫中的少數幾個人。至於噶哈巫之外的語言，巴宰族雖有出版巴宰語字詞典，但其實嚴格說來，其中有一半以上所收錄的詞彙來源出自噶哈巫。

由於當年研究巴宰語的學者，不知有噶哈巫族的存在，將受訪者一律視為巴宰族，錯把噶哈巫語詞彙當成巴宰語詞彙來編寫。此舉造成噶哈巫族被誤植的狀況，導致噶哈巫族在爭取正名上，遇到許多不必要的的困擾！在我多方查訪比較下，我希望學者應該再仔細對證；由於誤植，導致貽害噶哈巫族許多層面，相信這也應該是學者當初始料未及的事，應該儘快協助證實噶哈巫族在平埔諸族中具有明確的定位！

藉噶哈巫的遺憾 警惕台灣原住民

找回族語應視為第一個工作要件，此工作因為事不宜緩，急需要專人、專業、專任，長期錄製收集，需要一筆經費來完成。可惜行政院原民會只因為文案寫得不夠完善，所以一直無法通過補助條款，未能讓噶哈巫語言重回部落。

希望藉噶哈巫的遺憾，讓目前的所有台灣原住民族做為警惕，提早做預防的工作，對族人做心理建設，將獨一無二的驕傲，成為保護語言文化資產的動力！◆



蕭愛蓮

南投縣埔里鎮人，1950年生。台北市立師範學院暑期幼稚師範科畢業。17歲開始從事幼教工作，1979年擔任台灣第一所雙語幼稚園園長，是兒童英語教學開創者。1999年創辦以進口教學資源為主的大牛文化公司，著有《老師校園英語》和《兒童校園英語》。55歲時得知母親是噶哈巫族，爸爸是和安雅族，決定將噶哈巫族的正名當做畢生志業來經營，堅信絕對會成功。